



梦断 华尔街

董洁林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探究美国金融海啸的社会根源
揭示金融奇才堕落的心路历程**

金融职场生存之道，耳目一新
金融知识深入浅出，获益匪浅
金钱魔力不敌爱情，感人肺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断华尔街/董洁林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7-5321-3628-5

I. 梦… II. 董…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44089 号

责任编辑: 丁元昌

封面设计: 钱 祯

梦断华尔街

董洁林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lem@publicl.sta.net.cn

网址: 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 插页 2 字数 295,000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628-5/I · 2777 定价: 2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4742977

写在前面

本书中有关于金融海啸的背景事件和时间序列都是真实和准确的。书中许多有关金融行业和对冲基金的技术描写也有充分的事实和学术根据。

书中主要人物所参与的“中国——美国物理学考试和申请(CUSPEA)”项目是一个真实的项目。由诺贝尔物理学家李政道先生所创导,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所有顶级大学的大力支持以及美国最好的一百多所大学参与。这个项目从1980年开始到1989年结束,十年内从中国最好的大学选拔招收了九百十五名研究生赴美留学。

目前这批人活跃在世界各地顶尖的大学、研究院、高科技企业和金融界,他们在很多领域从事先进尖端的领导工作,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然而,书中主人公王响和他的故事纯属虚构。小说本来就是虚构的艺术。

目 录

第一章

谈判 / 1

第二章

家 / 21

第三章

“海龟”海归 / 48

第四章

老同学 / 74

第五章

华尔街大亨 / 101

第六章

明星交易员 / 133

第七章

波动基金 / 159

目 录

第八章

与魔共舞 / 186

第九章

断尾 / 211

第十章

山里的故乡 / 235

第十一章

黄色潜水艇 / 259

第十二章

金融海啸 / 289

第十三章

最后的交易 / 318

第一章 谈 判

1.1

王响很享受在海里游泳的感觉,这里的海水在冬天也很温暖。对于一个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农民的儿子,大海的宽广让他感受到身心舒展和真正的自由,大海的波涛汹涌使他体会到了大自然野性的挑战。

远处太阳将落,即将沉入海平面。好像不是海平面,而是一片乌云。也不对,这片“乌云”在移动,急速、猛烈地向王响扑过来。

“不好,是一道巨浪。”王响迅速转身,向海岸奋力游去。突然,海水开始退潮。王响好像双脚触到了沙滩,他终于可以站立了,然后向岸边拼命奔跑。

有很多人在沙滩上玩耍,他们用惊诧的目光看着王响,还有人转过身去。

“我怎么了?”王响顺着人们的眼光审视自己,“糟了,我没有穿衣服。”他用手遮掩着关键部位,跌跌撞撞地奔跑。

“太尴尬了。”王响此时只恨自己手太少,遮了前面又露了后面。“我怎么在裸泳呢?”他摔了一跤。

“是个梦!”他挣扎着醒来了。

又是那个梦,最近老是做这样的梦,不管如何开始,结局他都

是在尴尬地裸奔。可能该去读读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看看这意味着什么。

翻个身，让自己醒透。他看着天花板上的横梁心里琢磨着：“这是哪里呢？”

阳光从右面两片厚厚的窗帘的夹缝里透了进来，远处传来海浪的扑打声，还夹杂着鸟叫。

“我应该是在加勒比海的一个小岛上，隶属哥斯达黎加(Costa Rica)。”

哥斯达黎加是一个位于赤道附近的拉丁美洲国家，面积仅有五万余平方公里和约四百万人口，但物产丰富，风景优美，一岸可赏太平洋的海浪滔滔，另一岸可观加勒比海和大西洋的日出日落。许多小岛像珍珠一样洒落在哥斯达黎加两边海岸附近的海洋中。这里是美国许多富人度假的首选。

王响昨天特意从美国飞来哥斯达黎加，与此岛的主人约翰·斯芬伯格谈判一宗投资案。约翰·斯芬伯格是个犹太人，在纽约经营一家资产庞大的基金管理公司——斯芬伯格基金。此公司专门寻找一些优秀而又不知名的私募型投资基金，然后将其他庞大的公众基金公司委托他们管理的资金投入其中，这即所谓基金的基金(Fund of funds)。

王响所管理的波动基金，是一个既优秀又不太知名而规模又适中的对冲投资基金。对冲基金又称“套利基金”或“避险基金”。“对冲(Hedge)”一词，原意指在赌博中为防止损失而采用两方下注的投机方法，因而把在金融市场既买又卖的投机基金称为“对冲基

金”。美国的对冲基金是随着美国金融业的发展,特别是期货和期权等衍生交易工具的出现而发展起来的。像波动基金这样的对冲基金,正是斯芬伯格的理想投资对象。

王响从床边拿起那件丝织睡袍披在身上,赤脚走到落地窗旁边,拉开窗帘和滑动的窗门。顿时阳光伴随着海风冲了进来。

“爽!”他这一声赞叹不仅是欢呼今天的好天气和好风景,也是对他昨天和斯芬伯格的谈判的一个感叹。

王响刚过四十岁,剪了个短寸头,头发里有与年龄不相符的丝丝白发,让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为成熟。静止的王响是个很有吸引力的男人,他身高一米八,健壮的体魄,加上黑红的脸庞,这一切在西方人的眼中都显示出一种健康美。

但很奇怪,一旦他动起来,就会让人觉得有种不协调的感觉。其实如果他换上农民的衣服,看上去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民,混入农民工的队伍,一定不会被认出来。难怪老婆撒气的时候,往往会叫他“农民”。他当然不会在乎,因为他本来就是农民。

斯芬伯格应该年近六十了,有几十年的基金管理经验,加上犹太人的狡黠而贪心的天性,他是一个完美的资金管理人。昨天,他们的“正式谈判”很特别。他们几乎没有谈论投资理念和操作,而是一边打着高尔夫球,一边海阔天空地聊家常。从儿时出生聊到现在的家庭,从第一任女友聊到研究院的导师……四个多小时十八个洞打下来,两人各自的祖孙三代都互相了解得一清二楚了。

打高尔夫球,斯芬伯格显然是科班出身,名牌球具加上标准的姿势,还有准确的球道和力度,应该与专业选手相差无几。他常常

对别人吹牛说,如果不是做基金管理,他这辈子就会以打高尔夫谋生了。

在这个他私人拥有的高尔夫球场,他几乎永远都是七十八杆完成十八个洞——正负从来没有多于一杆。七十八杆于是也成了这个高尔夫球场的标准杆数,如果哪天没人和你一起玩,那么你少于七十八杆就算赢,而多于七十八杆就输了。当然能上岛来打高尔夫的人很少,而能击败斯芬伯格更是屈指可数了。

王响玩高尔夫是自学成才的。据王响说,他小时候上学,每天要走好几里山路,几个小伙伴常常是一路走,一路用树枝打着石头往前走,到最后谁用最少的杆数将石头打进学校的门口,谁就是赢家。王响的这种高尔夫启蒙教育听上去很奇特,他在球场上的姿势也是怎么看怎么不顺眼——从走路到击球都很别扭,但他在很多高尔夫球场上成绩都很好,这是众人不可否认的。

当王响最后一杆将小白球轻轻拨进第十八洞时,太阳正好从海平面落下,万道霞光顿起,撒落在高尔夫球场绒缎般的草地上,景色美得有些不真实。

王响与斯芬伯格打了个平手,正好七十八杆。虽然每次看王响击球,斯芬伯格都感觉很吃力,有时恨不得去帮他一把,但击球结果却往往出乎意料。他不知道王响是一个高尔夫天才,还是运气出奇的好,也许两者兼有?

不管过程如何,基金管理人只看结果。对于他们在高尔夫球场赛个平手,也让斯芬伯格觉得有某种天意在提示他什么。即使是华尔街顶尖的投资家,运气也是他们成败的一个重要主宰。他

们往往比普通人更相信天意。

面对西方的霞光，斯芬伯格用他嘶哑的嗓子轻声说：“两亿美元你嫌少吗？”

王响知道交易已经达成了。他压制住内心的喜悦，慵懒地说：“事实上，是太多了。可以商量吗？”

斯芬伯格听说过王响有习惯——和投资人商量“少投”些资金，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习惯。华尔街的资金管理人见到金钱可都像鲨鱼见到血似的往上扑啊。

“响，我听说过你习惯于将给你投资的钱推掉一半，这是为什么呢？”

王响是他的一个好朋友彼得·林奇推荐来的。彼得·林奇是一家颇具规模的资产管理公司的老总，其旗下既有私募基金也有共同基金。斯芬伯格和林奇在华尔街互相合作又竞争已经超过三十年了，他们也是多年的桥牌伙伴。林奇的基金已经投资王响的基金超过四年，据说回报又高又稳定。当然，斯芬伯格也从别的渠道打听王响的事。

我也是一条鲨鱼！王响暗想。推掉部分资金，只是为了更牢固地抓住客户，这一招屡试不爽，乃中国古代军事家所总结的三十六计中的“欲擒故纵”之计是也。

王响对斯芬伯格轻松地笑了笑说：“我是常常会推掉一些投资，但事情传来传去总是会变得传奇和怪异。其实每次推掉都是有独特的道理的。有的人听说我们基金回报不错，要将全部身家都交给我。你知道，这是不符合分散投资风险原则的。任何投资

都有风险,万一我失手,那投资者不是会损失惨重?而你的情况又不一样。两亿美元对于我的对冲基金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从做出投资策略到完成投资需要一些时间。你可以先投部分资金,如果效果好,再投入更多。这样做虽然对我们双方都产生了些麻烦,但也是一种良好的风险控制机制。你看如何?”

斯芬伯格很喜欢这样的答案,合情又合理。“先投一亿美元,另外一亿待第一期投资结果的报告出来后的三个月再投。”斯芬伯格用无可再商量的口气下了结论。

王响当然知趣地不再有异议。

1.2

王响所住的小屋是斯芬伯格小岛上的一栋独立的客人别墅。这个小岛上只有三栋房子,岛东面的是一栋较大的主人别墅,而岛西和岛南各有一栋客人别墅。岛上房子的设计和建造朴实无华,与岛上的风景浑然一体。

岛上的饮用水和电都是由特意铺设的海底隧道从超过五海里远的美洲大陆上输送过来的。每天晚上,岛上各处的浇水系统,就会悄悄地开启,浇灌这里的花草。三栋房子由青砖铺就的小路连接,人们可以散步过去,也可以由高尔夫车代步。每栋房子都有自己独立的海滩,这个岛的海滩是黑色沙子,显示此岛是在不太久远的年代由火山爆发的岩浆堆砌而成。

岛的北部是一个直升机的停机坪。王响就是斯芬伯格用私人喷气式飞机从纽约接到哥斯达黎加的利比里亚(Liberia)国际机

场,然后又转乘直升机到岛上的。

岛中央主要是高尔夫球场外带一个网球场。这个高尔夫球场当然是百分之百人造的。推土机按一流设计推出完美地形曲线,然后大船小船从大陆运来肥沃的土壤,铺上厚厚一层以适应草地生长。

设计者对球场的草地、湖泊、沙地和树木等景观进行精心铺排,一切都须完美无缺,而且与众不同。高尔夫球场上的草地种类在各个区域都是不同的,草的高度在各区域也不同,且有严格的控制,草地每周至少要修剪两次,以保持准确的高度。

“他妈的太会享受了!活生生的一个人造天堂。”王响看着眼前的人造美景,忍不住骂了一句。

岛上几乎见不到人影,如果偶然见到个人,那他不是仆人,便是修花草的园丁。有几只黑猴在不远处的树上跳来跳去,不知他们是此岛的“原住民”还是“移民”。

顶级的奢侈,是对资源的占有和挥霍,这种奢侈带着霸气和贪婪。相比之下,那些高级商店里的巴黎和米兰的高价名牌服饰,只不过是给小资们装饰他们的虚荣心的小玩意;而那些所谓的名车,也只不过是纨绔子弟招摇过市的玩具而已。

“操,世界不公平啊。”王响又嘟囔了一句,走进了黑沙滩。

王响生长在四川北川县农村的一个叫王家山的山村。那里高山峻岭,土地贫瘠。山上稍微平一点的地方都开拓成了水田种稻米,而大部分山坡地都是种玉米和黄豆、蚕豆等,屋前屋后是菜地,一寸土地都不会浪费的。

山里常常缺水干旱，山民们在旱季要到数里远的山下溪里去挑水，浇灌菜地和庄稼。那里也是猴子的家乡，但它们的毛发是灰棕色的，长年与人争食。更准确地说，是人在不时争抢它们的野果。

高尔夫算个屁！对于王响的乡亲父老，填饱肚子才是硬道理。王响无疑是那个山寨飞出的金凤凰，而从四川那个偏僻的山乡，飞到这个拉丁美洲哥斯达黎加的私人小岛，距离该用什么来度量？

管家从王响所住的别墅走出来，站在别墅向海的门前，双手规矩地抄在前面。他是一个五十来岁的英国人，言行举止都是典型的绅士做派，受过良好的专业管家培训。他不动声色地向王响站立的方向张望，似乎有话要说，但仍然挺立不动，似乎不愿打断王响的思考。

王响看见了他，向他挥挥手。

管家不疾不徐地走了过来，然后礼貌地说：“王先生，早餐已经准备好了。另外，斯芬伯格先生问你今天是否要和他一起去钓鱼？他特地嘱咐，你完全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办，不必刻意陪他。”

“谢谢。”王响没有立刻回答是否去钓鱼。他迅速地回顾了一下昨天与斯芬伯格谈话的过程，应该没有任何遗漏，结论也已经做出，再聊下去似乎没有必要。

不必画蛇添足。他作出了决定，然后向管家说：“请转告斯芬伯格先生，我就不去打搅他钓鱼了。我这个没耐性的人可能会把他的鱼吓跑。如果方便，我去做 Scuba diving（水肺式潜水）。 ”

“好的，我会转告斯芬伯格先生。同时去做潜水准备。”管家点点头，走开了。

“谢谢。”王响没有心情再欣赏这里的海景，跟在管家后面不远处回到了别墅。

早餐已经做好，是英国式早餐。煎鸡蛋、腌肉、香肠，还有煎土豆、烤土司和煎西红柿。不知是否出自这位英国管家的手。如果有选择，他更希望早餐是茶叶蛋、甜油饼，外加一碗麻辣豆花。如果有点榨菜和腐乳，那就更棒了。

餐桌上还放了两份当天的报纸：纽约发行的《华尔街时报》（《Wall Street Times》）和伦敦出版的《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这是全球的金融界人士每天必读的报纸。应该是有人特意一早从哥斯达黎加大陆的某城市送上岛的。

王响坐了下来。

管家问他，是要茶，还是咖啡？

来美国十八年了，他喝茶的习惯依旧，尤其喜欢峨眉毛峰。然而管家给他泡的是红茶，只好凑合着喝吧。管家走了。他开始用早餐，边吃边看报纸。

这是2007年11月下旬，离感恩节还有几天。中国股市已经太热，股价过高，新闻报道已屡屡出现经济学家有关中国股市泡沫化的言论。而美国的经济也出现了所谓“次级贷款”的问题。但当时经济学家还是各执一词，没人清楚“次级贷款”仅是局部问题，还是会给经济带来全面冲击。

管家又来了，告诉王响潜水的用具与游艇都已备好。王响放

下报纸,去卧室洗漱和更换衣服。今天是星期六,他无须在股市上有任何行动,也不准备去思索经济的未来走势。他今天要安心享受潜水。

1.3

那是一艘可乘十人的全篷游艇,就停靠在王响住的别墅附近的海面上。艇上不仅有全副潜水用具,还有一位美女。管家用小舢板把王响送至游艇旁,美女将他拉上游艇。

“你好,我叫丽莎。”美女伸出手,与王响礼节性地握了一下。

“嗨,你好,我的名字叫响。听你的口音,像是美国中西部来的?”王响在芝加哥住了十三年,对美国中西部的口音十分熟悉。

“是啊,我是在春田市(Spring Field)长大的。你很会猜。”丽莎快活的大眼睛里有几分惊喜。

“春田市是依利诺州的首府,离我们芝加哥很近。”王响微笑着说。

“你来自芝加哥?”丽莎稍稍扬眉问。

“我曾在芝加哥大学念书,然后又在市里工作了几年。”王响注视着她说。

丽莎咧嘴笑了,这回真是见到老乡般高兴不已。其实丽莎长得并不是典型的美国中西部人的样子。她肤色比一般白人要深,这可能是加勒比海的阳光和海风的功劳。她的脸部线条柔软,五官也很吸引人,像是有几分西班牙裔的血统。她的身材娇小,紧裹在她身上的潜水服让她显得更为玲珑而性感。她熟练地启动游艇

向既定的海域驶去。老乡见老乡，丽莎格外健谈。

“今天应该是个愉快的一天。”王响心想。

他和丽莎一边随船行进，一边轻松地唠家常。

丽莎年近三十，看上去她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女孩，笑容灿如加勒比海的阳光，说话像拉丁美洲热带雨林的丝丝细雨。她告诉王响，她学的是考古专业，硕士学位的研究专攻海洋考古。由于专业的需要，她学会了潜水，以便到海底去打捞古沉船。

“你怎么从依利诺州春田市来到了加勒比海？”王响凝视她的目光里有几分好奇。

丽莎瞥了他一眼，解释说：“加勒比海有不少打捞沉船的团队在做考古研究。我一般夏天在加勒比海的某地，和打捞沉船的团队一起工作，而到旅游旺季的冬天，便做潜水教练，多挣些生活费。”

“有意思。”王响收回了目光。他觉得这个职业很有挑战性，但听上去难以维持正常的生活。“你们这些做海洋考古的，都是过着这样漂泊的生活吗？”

她注视着前方说：“我们很多时间需要在海上漂来漂去，但也有不少在大陆上的实验室和博物馆的工作可以做。我的下一个目标是到一个一流学府去完成考古博士学位。不过今年哥伦比亚大学已经拒绝了我的博士入学申请。但不要紧，我还可以申请宾夕法尼亚大学。牛津大学也不错，而且学费更便宜。”

她见王响在注意地听她说话，就接着说：“夏天我工作的考古团队刚在洪都拉斯附近的海域捞起了一艘几百年前的海盗船。其

实我的梦想是有一天去地中海考古,如果能在水下发现一尊古希腊时期的古雕像,那是多么让人欣喜。”

“你很浪漫!”王响觉得这是一个只能在小说和电影里才能见到的人,如同大导演斯蒂文· Spielberg 的系列电影《夺宝奇兵》中的印第安纳·琼斯博士,自由,浪漫,有理想,充满活力,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酷”!

“王先生,您是做什么的呢?”丽莎侧过脸来,好奇地问。

“和你相比,我做的事很无趣,在华尔街数钱罢了。”王响调侃道,很有几分真诚。

王响认为,对于华尔街的人来说,他们挣了很多钱也颇有社会地位,他们的财富是丽莎们难以想象的。这些在钱堆里的动物,钱是他们的起点、动力、里程碑,也是终点的红线。挣钱的多寡已经变成了一个主宰他们快乐的“阀门”,衡量他们成败的“水标”。他们上名校是为了将来挣钱,从一个公司的小职员一步步地往上升,也是为了挣更多的钱。即使成了老板,还是在为钱奋斗,尽管他们已经拥有此生用不完的钱财了。

“数钱? 我的钱不多,一个月数一次就够了。”丽莎爽朗地笑了,她明白王响的意思。“钱是生活必要的工具。”她淡淡地加了一句。

王响忍不住又凝视着丽莎,寻思着这个非常不一样的女孩。没错,对于丽莎这类人来说,钱只是一个工具,协助她承载她从一个理想到另一个理想。当然谁都不能没有钱,人们需要过日子,否则奢谈什么理想?